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葛亮（一九七八－）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創作及教學外，更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專題研究。

【專題】



葛亮的香港書寫

編按：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八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揭曉，香港作家葛亮以作品《飛髮》獲得中篇小說獎，成為香港首位獲獎作家，也是港澳地區首位國家級文學獎得主。為此本刊組織專題，一起品味葛亮的《飛髮》及他的香港書寫。文學博士許婉寬探討葛亮創作中的「格物」、考據傳統的精神，由《飛髮》窺看香港的文化融合、社會變遷，並提出所謂邊緣卻能在各類文學領域另闢蹊徑的可能。本刊總編輯潘耀明梳理葛亮祖輩與陳獨秀淵源，作另一角度的觀照。兼選刊小說《飛髮》，共賞細讀。

范用、葛康俞與陳獨秀的淵源——初識葛亮

●潘耀明

早年與葛亮有過交往。葛亮初抵香港，捎來北京出版家范用一封給我的親筆信，內容略謂葛亮是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他的祖輩與陳獨秀淵源頗深云云。

范用的信要旨是希望我介紹工作。當時大抵人浮於事，沒有介紹成。此後，葛亮在大學謀得職位，專心致志地做教學工作和埋頭寫作。

不多久，葛亮在教育界及文壇嶄露頭角，近年更榮升教授，有多部著作出世，今年度內地文學獎首次向港人開放，葛亮率先以《飛髮》獲得魯迅文學獎，令人刮目相看。

以上所有這些都不是我的關注點，我最感興趣的是葛亮的家族究竟與陳獨秀是怎麼扯上關係。

個人對陳獨秀淵深的學問和崢嶸風骨仰止不已。二〇一三年與若干好友在赴黃山的途中，特別跑去安慶瞻仰陳獨秀的陵墓和參觀其故居。那

天蒼穹浩瀚，萬里無雲，迎面可見陳獨秀陵墓的紀念碑凌空屹立，油然生出莊嚴肅穆的強烈感覺，衆人不約而同俯首彎腰默哀，徘徊流連良久。

據介紹，二〇一三年政府曾一度擬拆除這一帶陳獨秀故居，大批安慶市民蜂擁而至，誓要保護這一名人遺跡，最終被保存下來。還聽說陳獨秀故居一度不被列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後來向衆要求才被列入的），不管怎樣，反正其歷史價值永遠植根於老百姓的心中。

扯得太遠了！回頭說對范公信中提到葛亮祖輩與陳獨秀的關係，一直不能忘懷，又不便問葛亮本人。

待到去年初夏，在內地大型評論雜誌《南方文壇》六月號上讀到葛亮寫的〈笙簫一片醉為鄉——《據几曾看》與中國藝術流派〉的長文，才揭開謎底。

這篇長文廓清了葛亮曾祖父與陳獨秀之間交往的逸事。

葛亮祖父葛康俞先生曾於上世紀四十年代著有《據几曾看》，二〇〇三年中由范公早年主持的北京三聯書店出版。

葛亮從祖父葛康俞的著作中，始知祖輩與陳獨秀組織革命活動的大量信息，他寫道：「因《據几》一書的創作起點，幾乎疊合其人生末途的蒼涼。準確地說，陳獨秀先生為先祖母姜敏先之二舅，即先祖妻舅。……」

葛亮從曾祖父葛溫仲的一幀存照，進一步透露道：「先曾祖父青年時代，就讀於張之洞設立在南京的江南陸師學堂，系統學習現代軍事，同學有章士釗、汪希顏等人。一九〇二年春，曾祖與首次赴日歸來的陳獨秀在安慶姚家口藏書樓發起愛國演說會，以『端啟民智』，開啟了安徽近代革命的序幕。二人革命活動不見容於清廷，遭兩江總督端方

通緝，故而東渡。在日留學期間，葛溫仲參加東京留日學生的拒俄運動，探索救國圖存之路。先後加入興中會、中國同盟會，並與陳獨秀等組創辦安徽愛國會。上述照片，正是在這一期間所攝。一九〇五年，曾祖回國，由陳獨秀介紹加入岳王會。並力主將青年勵志學社的兵式操練納入尚志學堂的教學。在曾祖與陳先生的影響下，尚志學堂為此後安徽革命培養人才無計。」

葛亮文章提起這位曾祖父葛溫仲和祖母二舅陳獨秀為救國奔走若隱若現的高大背影，語帶敬仰之情。另他自稱，他的另一個長篇《北鸞》中毛克俞是以他祖父為原型。

由范公的信到葛亮文章描述所涉及其祖父、曾祖父和祖母二舅陳獨秀的關係，由此才在我的腦海中才理出一個較清晰的脈絡。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

「格物」中的香港書寫

關於葛亮《飛髮》

●許婉寬

「我在對城市進行描述的時候，很喜歡做一些『格物』的工作。更為關注香港民間社會的現實，比如傳統的節慶與風物。為此在撰寫過程中，做了一系列資料蒐集和訪談，應該說是一本『落在實處』的小說。」在二〇一四年的一次訪談中，葛亮如是說。以「格物」的方式，收集資料，從香港傳統文化角度切入香港書寫。葛亮的這份寫作自覺在《浣熊》時期確已具雛形，在近年「匠人」系列的寫作中，更得到了發展。刊發於二〇一九年的《書匠》對於修書工藝的熟悉和大段描寫，已透露出葛亮更為深入的嘗試；而二〇二〇年的《飛髮》與前作相比，葛亮的「格物」更為細緻，將「飛髮」傳統近乎考據式的爬梳，加入至其香港書寫中。

細緻「格物」考據傳統

這份細緻，從《飛髮》的結構便可窺一二。《飛髮》以穿插的方式，將考據與故事交織呈現。〈楔子：「飛髮」小考〉、〈貳：「飛髮」暗語〉、〈肆：有關「三色燈柱」的典故〉是游離於故事主線之外的偶數章節，葛亮將其學者的考據功底和治學本色發揮至極致，以考據筆法介紹「飛髮」名稱由來、行話及「三色燈柱」等與「飛髮」或緊密或衍生的知識。通篇觀之，就物論物，以「非虛構」的筆法格物致知。而與之穿插的〈壹〉、〈叁〉、〈伍〉、〈柒〉、〈尾聲〉等奇數章節則組成完整的故事章節，顯然帶有敘述者的個人情感傾向。

如果將這兩大部分放到時間維度上考察，則更能看出這種同中有異的特點：兩大部分無疑都對「過去」濃墨重彩地書寫，因此，雖然在語言及內容上有較大區別，這兩部分依然能在「懷舊」的氛圍中和諧共存。偶數章節的考據重視所涵涉事物的歷史緣由，多指向過去，介紹「飛髮」相關的舊事舊物，再一路梳理沿革至今，基本遵循由古至今的線性發展順序。而奇數章節同樣指向過去，「懷舊」在文本中或直白以背景插入，或以街頭風物的消逝、理髮器物的年歲等呈現。不過，其時間線顯然複雜得多。想像當下的時空是一片平靜的水面，那麼「我」與失聯的專攻古文字的師兄翟健然的重逢則是打破當下的入水之石，飛髮舖看似偶然闖入故事脈絡之中。接着時間如被激盪的水波，一層層往前追溯：翟玉成是佛山來港的移民，莊錦明是江蘇來港的移民。前者先開港產高端的「孔雀理髮公司」，最後因為大時代投資失敗等原因黯然收場，再開位於北角的「樂群理髮」飛髮舖；後者開名為「溫莎」的上海理髮公司，致力打破階層界限，讓較高端的「上海理髮」走進北角的尋常街坊。一港一滬、風格迥異的理髮舖因翟康然向父親對手莊錦明拜師而產生密切微妙的關係。時間至此又突然轉回故事開頭「當下」的線索上，以莊錦明為臨終的翟玉成理髮為收束，將二者的聯繫在推向更廣同時於物理上戛然而止，水面逐漸恢復平靜。

「懷舊」的確是葛亮諸多小說的特色之一，長篇小說《朱雀》、《北鸞》，中短篇小說集《戲

年》、《七聲》等，皆以回望過去之姿書寫一座城，其中南京自然是繞不過去的「過去」之城，但將「懷舊」滲入香港書寫，也是從《浣熊》時期與關注香港「傳統」同時開始生發的嘗試。然而葛亮在《飛髮》中從「傳統」切入、細緻「格物」下的香港書寫顯然不僅僅只是為了懷舊。

香港文化混雜的寫照 由矛盾到認同

受中外文化影響的飛髮傳統，小說中「虛構」、「非虛構」配合敘述視角的不斷變換，加上敘述語言「普通話」與人物對話多語言（粵語、英語等）交替，無疑在形式上鍛造了「混雜」的式樣。這種式樣的精心安排，在《飛髮》中達到了葛亮以往作品不曾有的精細化程度。語言混雜是香港文化本土性最表層的一面，香港「混雜」之複雜性在於，其不僅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更是廣府文化、滬上文化等中國內部文化交匯的場域。

《飛髮》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人物，自然是先開高端「孔雀」後入大眾「樂群」香港飛髮舖的翟玉成，以及致力將高端上海理髮帶入尋常人家的「溫莎」上海理髮公司的莊錦明。正是莊錦明這個人物的轉變，使得葛亮對於香港的發展帶來南來移民心態變化的描繪，超出了劉以鬯《對倒》的深度——認同昔日內地之外，對香港本土文化的認同已從《對倒》中的「矛盾」大步跨進到「擁抱」。在六十年代，莊錦明父親所開的上海理髮店在香港所向披靡；然而到了莊錦明開店時，「全球化與資訊的傳遞，已經進入了新的紀元」，「上海＝時髦」的想像也漸漸消退，莊錦明的「溫莎」雖依然構築着上海理髮的想像，但也在事實上融入了北角的街巷。從本質上來說，翟玉成和莊錦明對香港文化的擁抱並非「有」「無」的差別，而只是「早」「晚」的不同。擁抱姿態的背面，正是香港文化強大的融合改造力，不僅一開始吸納了香港飛髮佬翟玉成，更在最後也使得自詡水平更高的上海理髮師傅莊錦明事實上成為香港飛髮文化的一部分。

【創作園地】

生態詩三首 —— ●王慧娟

我躲進蟹殼裏等待星光

我和落光葉子的酸棗樹一樣
坐在砂礫堆裏遙望哀傷
窺視這終將消逝的海的光芒
一往無前的烈風
裹挾着幾個世紀的骯髒和囂張
吹瞎了華夏五千年來綠色的眼睛

冰雪從不在盛夏到來
如同人類以征服來定義宇宙洪荒
那些生靈與河流都在死亡的邊緣吶喊
——給我一些自由
——我想好好活着
這，也是孩子們的明天

生命的名字
被埋葬在靈魂深處遺忘
供上帝解構和消遣
我躲進唯一殘存的一隻蟹殼裏
把瞳孔放大一萬倍
等待星光再次到來

博爾赫斯的河

博爾赫斯曾說
時間是一條長河
讓飛沙走石裹挾我生命離歌
那長河是我

博爾赫斯曾說
時間是一隻猛虎
讓鋒利齒爪撕咬我骨肉乾涸
那猛虎是我

博爾赫斯曾說
時間是一團篝火
讓熊熊烈焰炙烤我靈魂蕭索
那篝火是我

當歷史的腳步跨進博爾赫斯的河
那山村凋敝成一匹病馬
踏一路繁華衰落
那城市骯髒成流浪的沙漠
在酸雨、沙塵和霧霾中咳嗽
那兇手是我

野草

北風與你一同呼嘯而過
留下滄桑的風骨
當白雪覆蓋了你的身軀
還殘存一幅過癮
冰凍的池塘與柿樹上的秋
為你做了淒厲的背景
屬於你的悲壯已然來臨
卻無人記起
初春你也曾有過過蘇般的夢

（作者為八十後詩人，現居香港。文學博士、戲曲學博士後。香港作家聯會會員、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學會主席、香港女作家協會副秘書長，精於古典美學和梅蘭芳藝術研究。）



▲冰雪從不在盛夏到來／如同人類以征服來定義宇宙洪荒（潘宇清繪畫）

【專題】



飛髮（節選）——●葛亮

喂呀呀！敢問閣下做盛行？

君王頭上要單刀，四方豪傑盡低頭。

——題記



▲葛亮：「《飛髮》的題眼是『匠人』。『匠人』存在的意義之一，在於傳承與延續……」（資料圖片）

於是我見到了老莊師傅。

我這樣稱呼他，並非是因為他如何仙風道骨。而是他的年紀看上去，確實足夠大了。這是從他臉上的皺紋和體態看出來的，儘管他極力地讓自己看上去挺拔些。是的，在我看來，他是個很體面的老人。頭勢清爽，梳理得一絲不苟。制服裏頭的白襯衫領子漿洗過，抬手時可以看到一顆考究而低調的袖扣。

這時候，我才仔細環顧了這叫做「溫莎」的理髮店。帶我來的時候，阿康特別強調，這是一間上海理髮公司，不是一般的飛髮舖。

其實地方不很大，大約是因為兩整面牆都是鏡子，感覺闊朗了許多。地面用石青色的馬賽克，唯有櫃檯鑲嵌一面大理石，在柔和的燈光裏，也並不顯得冰冷。上面釘着幾個明星的黑白「大頭相」，赫本、夢露和呂奇。巨大的月份牌，上面有個旗袍女子。丹鳳眼、腮紅，欲語還休的樣子。整個廳堂裏，響着極其清淡的音樂，是上個世紀的風雅。唯有一隻方形的掛鐘，式樣和做工，雖是金燦燦的，卻顯出批量生產的粗陋，讓這氣氛有些破了功。

這時，莊師傅吃完了，將那裝麵包的紙袋折疊好，扔進垃圾桶裏。細細地洗了手，這才走過來，說，拿給我看看。

我將朋友發來的照片給他看，他說，呦，花旗裝，這髮型可是很久沒剪過了。你這個朋友仔有眼光。

他便拍拍我的肩膀，先去洗個頭，然後遙遙地喊，五叔公！

剛才那個龍師傅，便引我過去。我走到洗頭椅上躺下來，他說，後生仔，到這邊來。這邊是男賓部。

我茫然站起來，才看到他站在店堂的另一側，有幾個水盆。莊師傅哈哈笑着說，阿拉上海理髮公司，分男女，「架生」不同。廣東理髮店汰頭朝天困，阿拉舖頭，男賓是英雄競折腰。

我在龍師傅指引下坐下來，俯下身將面衝着白瓷洗臉池。龍師傅用手試試水溫，這才輕輕將水淋在我的頭上。這感覺很奇妙，好像童年時外公給我洗頭的感覺，是很久以前的了。這位老人家手力道很足，又有很溫柔的分寸。擦乾前，用指節輕輕敲打，頭皮每一處都好像通暢清醒了，舒泰極了。

站起身，莊師傅衝我招招手，讓我在一個龐大

的理髮椅上坐下來。

我這才注意到，男女賓的座椅原來也是不同的。女賓部的要小巧簡單一些。

五叔公汰頭適意吧？他一邊用吹風機給我吹頭，一邊問。

他便好像很得意，說，那是。我們這邊啊，人手依家少咗，可功架不倒。汰頭、剪髮剃鬚、擦鞋，講究幾個師傅各有一手，成條龍服務。哪像廣東佬的飛髮舖，一腳踢！

這吹風機的聲音很大，我有些聽不清他說話。吹完了，我說，師傅，這風筒有年頭了吧。他說，你話這隻「飛機仔」？你自己看看。

我借着光一看，刻着字呢，隱約可見字樣，「大新公司，一九六〇年三月七日」，算起來有六十年了。

我說，是個古董呢。

他一邊剪，一邊說，要說古董，我這裏不要太多。就你坐的這張油壓理髮椅。我在日本訂了來。盛惠三千八一張，我買了八張。當時一個師傅的月薪才三百塊，是一年薪水。六十年代，可以買兩層樓呢。

莊太接口道，埃個辰光，真不如買了樓。乜都唔做，現在賣了手頭千多萬來養老。

莊師傅不理他，你看這老東西，質量交關好。真皮座墊頭枕，幾十年才換了一次皮，腳踏可調高低，椅背可校前後，還帶按摩。適意得來，這麼多年，幫我留住了多少客。

他一邊說說，一邊踩那腳踏，椅背便降下來。我似曾相識，便說，「樂群」那裏也見過這張椅。

Terence便道，我那張，是找人仿製了師父這裏的，如今買少見少。「溫莎」這幾張真古董，《一代宗師》張震的白玫瑰理髮店，在這借過景。景能借，椅子能仿，可手藝借不了。艾倫你就閉上眼睛，歇下什麼是真功夫。

我果然閉上眼睛，一塊滾熱的毛巾敷在面上，頓時覺得毛孔都張了開來。就感到一把毛刷在臉上輕撫，有一種小時候的花露水味道，滑膩而冰爽，是剃髮視液。一絲涼，從唇上開始游動，然後是下巴、頸項、面頰兩邊，奇異的張弛，是伴隨手指在臉部的輕按與拉伸。這感覺似曾相識，但似乎又是全新的體驗。大約因為一氣呵成，有一種可碰觸的潔淨。像是鋒刀在皮膚上的舞蹈，令人幾乎不忍停下。

我忽然明白了，霍康然師出有名，的確不是來自他的父親。

我的臉上又被敷上了毛巾，作為這冰爽後的一個溫暖的收束。

椅子被漸漸升起，我看到莊師傅率過椅子側面的一條皮帶，將剃刀在上面打磨。他說，這東西我們叫「呂洞賓褲腰帶」，我一柄「Boker」，磨了幾十年，還標用得狠。

他笑道，你大概聽說過揚州三把刀。這剃刀在上海理髮公司才叫發揚光大，我「溫莎」的回頭客，來來往往，都是為了再挨我這一刀。

我看見他將刀刀已經磨成了波浪形的剃刀，用布擦乾淨，很小心地放進手邊的盒子裏。

莊師傅剪頭髮，不用電推，只用牙梳和各色剪刀。他的手在我頭頂翻飛。剪刀便如同長在他的手指間，骨肉相連，無須思考的動作，像是本能。

流水行雲，甚至不見他判斷毫微。手與我的頭髮，好像是老友重逢的默契。

待那隻大風筒的聲音又響起來，已是很長時間後了。但我似乎又沒有感到時間的流逝。鏡子裏頭，是個熟悉的陌生人，卻如同時光的倒流，與這店裏昏黃的燈影、牆紙上輕微蜿蜒的經年水跡、顏色斑駁的皮椅，不期然地渾然一體。

成個電影明星咁！莊師傅讚道。他最後細心地調整了我額前髮浪細微彎折的曲度。

臨走時，莊師傅從櫃上取下一個金屬樽，對我說，你的髮質硬，要仔細打理，照我說的方法。我送你一罐髮蠟。

我接過來道謝，上面只有「溫莎」兩個字。他倒是眨了眨眼睛，道，都說我們上海師傅孤寒，那是沒遇到知己。

走出店，霍康然看看我說，我師父做的花旗

頭，是一絕。和外頭不一樣，但他不教我。

我問，為什麼。

他說，你沒看出，他看不上我阿爸嗎？

沒有等我回答，他說，但師父答應他，不給我出師。他一天不教我花旗頭，我就不算是他徒弟。

我終於問，你為什麼不跟翟師傅學剪髮呢。

霍康然沒說話。我們倆在北角默默地走，我看到了翟師兄對我說過的皇都戲院。在英皇道的拐彎處，巨大的玫瑰色的背景，是業已斑駁的浮雕，「蟬董董卓」。我細細地辨認，看不出蟬，也不見董卓。但可以想見昔日的堂皇。如今熙熙攘攘的人流，沒有誰在此駐足，哪怕抬起頭看一眼。不期然地，我想起了「孔雀」。

我說，Terry，我想進去看看。我們走進去，其實裏面並沒有什麼可看的。只有兩個賣玩具的檔口，和一個臨時搭建起的報紙攤檔，兼在賣色情雜誌。霍康然翻看了一下，說，也不知還賣不賣的掉，價錢倒沒怎麼漲。當年沖田杏梨那期出街，我們幾個男生，集錢買《龍虎豹》來看。攤主說，舖租可漲得好犀利。霍康然就掏出錢，買了一本，說，當個紀念吧。

這地舖的盡頭，是個眼鏡店，叫「公主眼鏡中心」。他對我說，那時候我哥剛上初中，來這裏配近視眼鏡。我爸說，「講好仔生，又唔見康仔眼有事，唯咗啲錢！」你說誰好好的，會想要近視。我哥讀書勤力，家裏那個十五瓦的小燈膽，不近視才怪。

自然這地處偏僻的眼鏡店，也並沒有什麼生意。我們駐足，老闆便走出來，臉上掛了殷勤的職業笑容。他愣一愣，招呼說，康仔！

Terence便道，水伯，我陪朋友來看看。他是個作家呢。

這叫水伯的老闆說，好好，作家好。我細個時，成日踎梁羽生小說，你寫不寫武俠的。

我便說，我想寫寫老香港。

水伯躊躇一下，便大笑道，說，老香港，咪就係我哋呢班老嘢，有什麼好寫㗎。

接着他又說，哈哈，康仔，不如寫你老實啦。我好耐未見佢，仲未死？

我們走進北角官立中學。大概因為這天周末，並沒有什麼人。

校園裏有一棵參天的榕樹，垂掛下的氣根，在地上又生出了新的枝葉。它的大和古意，與校園裏翻新的校舍、運動設施似乎有些不相稱。

我們在樹底下的長凳坐下，阿康說，我好久都沒回來了。現在看，這些東西怎麼都變得這麼小。

你不知道，以往對面有個夜總會。舞小姐的宿舍就在樓上。我們這些男生一下課，就跑到教室天台上看，好彩能見到她們換衣服。她們也不避人，還跟我們拋飛吻。有一次啊，我們剛跑到天台上，就看見了教導主任，眼巴巴地望對面。

我大佬，就從來不跟我們去看。他們都說，我跟霍健然，除了長得分不清，沒一處一樣。可是我第一次逃學，就是我哥幫我頂下來的。

那天逃學，霍康然走進了「溫莎」這間上海理髮公司。

他是受了一個同學的影響。這個同學是Queen樂隊癡迷的擁護。七十年代，因為Queen和The Osmonds，加之本港溫拿樂隊的推波助瀾，幾乎全港的青年男性都開始蓄髮，留那般頭，成為盤桓良久的時尚標竿。但此時這波風潮早已經過去，這個男生仍然堅定不移地將一頭長髮，作為對偶像表達忠誠的標誌。哪怕冒着被處分的風險，仍然在所不惜。但某一天，他走進了教室，同學們驚奇地發現，他的頭髮剪短了，一同剪掉了他的不羈。但他的新髮型，整潔而精緻，卻呈現出了某種高貴而成熟的氣質。在這些成長於北角街巷的孩子們來說，這是新奇的。霍康然和他們一樣，第一次體會到髮型對一個人的改變，可以如此巨大。他看到這個同學，顯然對自己的改

變持某種驕傲的態度。當反覆被人問起，這個孩子才言簡意賅、而略帶神秘地說出「溫莎」兩個字。

霍康然站在這間理髮公司門口，看着這兩個字。它的標牌上有一個簡潔的男人人形，用的是剪影的手法。他打着領結，嘴上叼着煙斗，是個西方的紳士的形象。在一瞬間，霍康然覺得自己十多年養成的審美，受到了某種擊打。

他走進去，首先就看見了大理石影壁上赫本與夢露的大幅黑白海報。夢露淺笑着，垂着眼角望着他，帶着某種欲語還休的魅惑。他同時聽到了舒緩而節奏慵懶的音樂，這和此時本港的流行，也大相徑庭。年輕的他並不熟悉，這是爵士，來自於櫃檯上的一台山水牌唱機。

他模仿着身邊的大人，坐下。立即有個胳膊上搭着毛巾的人走過來，半屈着身體面對他。他的手裏有一隻木盒，裏面放着幾種香煙，有萬寶路、總督等牌子，供客人挑選。學校的規矩，此時讓他倉皇地擺了擺手。這人便轉向下一個客人。他看着身邊的人，接過了報紙與香煙，立刻有一隻Zippo的K金打火機，「呖」地在嘴邊打響。這「呖」的一聲，在霍康然聽來，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形式美感。他想，他自己家的舖頭，只在陰濕的牆角放着幾本公仔書——《偵偵探》、《財叔》、《老夫子》、《鐵甲人》，用來哄一哄哭鬧的街童。

他遠遠地看見這店裏的師傅。

這些師傅各司其職，有的在給人洗頭，有的在刮臉，有的在客人臨出門前為客人擦鞋。有條不紊，是他所未見過的排場與講究。師傅原來都是一樣的裝束，穿着棗紅色的制服。這是「溫莎」許多年沒變過的barber jacket。這制服上兩側各有一個口袋，左紅萬、右馬經。

唯有一個人，穿着深藍色。這個人和他的父親年紀相仿，但卻比他老實挺拔得多，漿洗得挺硬的襯衫衣領，將他的身形又拔高了一些。他打着黑色的領結，和門口招牌上的紳士一樣。此時，他正弓下腰，與一個客人耳語，臉上是專注與殷勤的表情。

就這樣，霍康然目睹了莊師傅為一個男客服務的整個過程，並且就此做了決定，要拜他為師。

在回家的路上，霍康然步態輕鬆，儘管他花去了他積攢的零花錢。但他耳畔似乎還響着帶着上海口音的那句略軟糯的「先生」，而不是粗魯地叫他「細蚊仔」。他覺得自己的臉頰無比光潔。因為這聲「先生」，他剃去了在荷爾蒙湧動下，已經長得旺盛得有些發青的唇鬚。此前，他從未刮過鬍子。這個上海師傅柔聲問他要不要刮去，因為此後長出來，會更加堅硬。他毅然地點了頭，像是接收了某種告別青春的儀式。他在路上走着，忽然閉上眼睛，回味着手調的剃鬚泡在臉頰上堆積的潤滑，而後鋒刀在皮膚上游動略為發癢的感覺。他再睜開眼睛，覺得神清氣爽，他是個真正的「男人」了。

霍康然傲然地走進了逼仄的家。他已預計到了父兄的反應。在昏暗的燈光裏頭，霍健然抬起頭，看着胞弟頂着從未見過的髮型，進了門。他恍惚了一下，大約因為這張和自己一模一樣的臉。他的目光從眼鏡片後投射過來，定定地、呆鈍地落在了阿康身上。然後猛地轉過頭去，他看見醉酒的父親，紅着眼睛，像是在望一隻誤打誤撞、從外面走進來的野貓。

霍康然當然有了得逞的快意。一個飛髮佬的兒子，卻去了別人那裏剪了頭髮，並且是他從未操刀過的髮型。他知道父親已深深蒙羞。是的，這十幾年來，經過父親的手，他多年剪的是最為簡易的「陸軍裝」與「紅毛裝」。身為一個飛髮佬，霍玉成並不想將精力用在自家孩子身上，因為無關乎營生。他對兩兄弟向來是粗疏和敷衍的。

這個精緻而略顯浮華的髮型，在一個中學生的頭上，無論視覺與心理，都對他造成了打擊與挑戰。他想，他長年寄身於街巷，大概有多久沒剪過這樣的髮型了。

霍玉成後退幾步，坐下來。

做兒子的不知道，在這一刹那，父親的腦海裏出現了「孔雀」兩個字。這是他內心最後的體面，多年來隱藏在他記憶的暗格中。像所有的秘密一樣，被用酒精麻醉，行將凋萎，但終究是沒有死。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www.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勸學
書種梯田千萬畝，荷鋤鑿筆自躬耕。
耳無聞故神清靜，眼不見因心洞明。
擲地黃金青玉罽，加身朱紫紫羅纓。
榮名貼額雖云好，得實偏饒口腹盈。

聞學海書樓講筵於香港中央圖書館，
鄭吉雄教授總成其事，予適自滬返港，
赴館旁聽，賦詩寄呈

其一
禁城清議已無聞，未害談玄識至真。
乘興晚舟來復去，只緣慣作慎言人。
注：時江春泓教授講《文心雕龍》。

其二
天祿梯登書客又，風流品藻晉人曾。
塵中若得康成注，貝葉巾箱價百增。
注：時陳偉強教授講《世說新語》。

壬寅八月紀事

其一
十四省同蒸八月，蜂窠瘠地河床揭。
肯除紫電墨雲來，吹髮涼風恩到骨？
注：陳簡齋有句謂「一涼恩到骨」云云。

其二
八月南冥冰脊析，雪濤噴薄如投磔。
後人但見有流澌，咄點何曾千仞壁。

（作者為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翻譯碩士，現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二〇二一年入選上海市領軍人才（海外）。）